



何冀平

惜別離

這個6月，許多許多個「差使」都擠在了一起。8號下午4點05分，忘了靜音的手機，很響地「啞」了一聲，我心一顫，彈出短訊，藍天野老師走了！

我和藍天野老師相識很早，20多歲的我在工廠做工人，和幾位「淪落」到基層的專業藝術家，寫了一個劇本《淬火之歌》。不知怎麼被北京人藝知道了，趙起揚把藍天野派來做導演，宋垠做舞美，謝廷寧和胡宗溫指導表演。

當我人藝就要我去做編劇，我想上大學，4年後畢業，人藝直接從中戲把我接了去。同在一個劇院，只有在偶然的場合能見到藍老師，他還是很嚴肅的樣子，我也依舊不敢和他說話。

他住在北京天通苑，大約3年多前，我去找呂中老師，出了門正好看見藍老師，呂中老師說，小何給你的朱古力留在我這兒。



最後一張合照，(右起)藍天野、筆者、呂中！作者供圖

再見到藍老師，他已經85歲，卻從嚴肅少話變成善談可親，他一直在為慶慶抓劇本，他很高興，說還以為是劇本大綱呢，想不到已經有了初稿。

我有一批「老朋友」，他們是我的「忘年交」，是因為《天下第一樓》相識的文學藝



鄧達智

來一杯檳城 Kopi

馬來民眾叫咖啡，統統叫Kopi；凍啡叫Kopi冰，黑咖啡（齋啡）叫Kopi Or（福建話：黑色）。

愛飲始終調校以甜奶，香濃甘苦與共的Kopi；年輕時跟隨他大哥，我們大伯公在雪蘭莪州生活，祖父晚年偶爾回村子過夜，總愛在祖堂清暑軒的廂房露台，煮弄吉隆坡親戚寄來的咖啡共童年的我分享。

那年6月，從吉隆坡獨自飛抵檳城，機場外望，深淺交錯綠色蕉風椰雨。乘坐巴士到市中心，沿途飽覽展示二戰前富裕華僑建設樓閣各異特色的別墅，直至總站當年至高樓Komtar。

一切辦妥，帶著地圖貨來單車環島遊，從佐治城海岸向東北出發，途經豪華酒店並平靜小旅館充斥，望不到邊的白沙灘著名海浴場Ferringhi，背後茂密樹林，海邊椰樹影婆娑。

咖啡奶茶吊運風小食肆頗多，隨便入內坐下，舊時流行的酸枝或冒酸枝椅，桌面鋪以雲石，茶啡渣奶點綴；人家點Kopi，我也學着叫，未幾點白厚瓷杯碟爾爾印上藍花還可能宣傳三花淡奶的Logo。



◆香濃馬來咖啡，惹起思念祖父及檳城的鄉愁。 作者供圖

就是目下香港引以為榮的，就是目下香港引以為榮的，就是目下香港引以為榮的。

你會重新出發去旅行嗎？

踏入6月份，好像有一番新氣象，就是有多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以及之前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再次歡迎海外旅客入境旅遊。

在疫情兩年多日子，相信你和我也很希望在心中沉睡了一段長日子的旅遊心情再次燃燒起來。就舉一個例子，日本在6月份便開通旅客入境，雖然暫時只有旅客參加旅行團才可到當地旅遊，但總算是一個好像新的希望給我們。

然後我再問他們還有什麼原因呢？他們說：「始終回來香港的時候還要7天酒店強制隔離，不划算之餘，也沒有這麼多的假期可以利用，還是算了！」自己十分同意他們的選擇，兩個原因也令我們卻步。

但我反問自己，自己這麼喜歡到日本旅遊，甚至在疫情前的一年，就去了4次自由行。最終我都跟同事一樣的卻步，現在也沒有以前這麼瘋狂地喜愛了。而最大的原因，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我每年都會抽空兩至三星期去美國及加拿大探望當地的家人。

在這兩年多時間，我家的群組經常會出現的一句說話，就是：「很掛念你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見面。」所以現在在繼續努力工作，賺多一點旅費，然後好好安排外遊回家探親的機會。

也會大大的影響到經濟。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我每年都會抽空兩至三星期去美國及加拿大探望當地的家人。但疫情出現之後，已經沒有這個機會，甚至連我父親患上新冠肺炎而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機會回去見他最後一面。



梁冬陽醫生

遺傳性乳腺癌-卵巢癌綜合症

在香港每14個女士就有一個有機會患上乳癌，是女性癌症第一位。每87個女士有一人患有卵巢癌。有些人會說自己沒有家族史，不需要做定期篩查。

事實上乳癌只有百分之五至十和遺傳有關，如果家族裏面有乳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癌、腸癌、胰臟癌、前列腺癌等，又或者很年輕發現乳癌、雙側或三陰性乳癌，男士患乳癌則須做遺傳基因測試。

一位60歲的女士年輕時因雙側乳癌做了乳房切除，她以為收了經不需要再做其他檢查了。結果幫她做婦科超聲波見到子宮內膜增厚，經化驗是子宮內膜癌，做陽鏡檢查又

發現腸有惡性癌肉，要做全子宮卵巢和部分腸切除。她沒有生孩子故不打算做基因測試，幸好都是早期。有幾姐妹其中一位最先發現乳癌，其他幾位也定期檢查，幾年間分別被發現卵巢癌、乳癌、子宮惡性肉瘤、腸癌、胰臟癌。

是否有必要去做基因測試要視乎很多因素，如果心理素質比較弱知道有這種遺傳基因因成日提心吊膽，不做也是無可厚非。有些人驗了之後特別留意那些器官會不會出現問題及早治療。假如自己帶有這種遺傳基因應不應該叫自己的年輕兒女去做呢？

隨着科學的日新月異，希望將來能夠預防和治療這些遺傳問題。



范舉

香江地理，什麼叫做門？

中國人對於地理，有很多獨特的名詞，例如門，就是指兩個山嘴之間的狹窄海面，例如屯門、塔門、鯉魚門，都是風景秀麗的地方。

屯門在1,700年前，已經是中國南方通向東南亞和印度、波斯帝國的重要航海港口。屯門三面環山，西面是青山，東面是九龍山，屬優良的天然避風港；在南北兩朝南朝宋（公元420年-479年）劉裕為南朝宋的開國君主）已成重要的航門。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屯門也是重要的一個跳板，南朝宋元嘉年間，相傳杯渡禪師到屯門禪修，建立佛寺。

唐代開元二十四年，唐室發展南方，設屯門軍鎮，駐軍2,000人，屬於安南都護府，視為廣州南方的港口重鎮、交通樞紐。唐代詩人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中寫道：「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碎。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岩雖雲牢，水石互飛發。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

公元819年韓愈貶官嶺南，寫了《贈別元

十八協律》：「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韓愈提到屯門，是因為唐宋時期，屯門已經是重要的商業港口，屯門青山石崖上刻有「高山第一」4字，傳說是韓愈所題。

每當遇到天后誕，筆者在南端的塔門口和高流灣天后廟，拜天后娘娘，這個活動很有漁民的風俗特色，千船雲集，漁民非常誠心地向塔門上香，祈求海上平安，無風無浪，化險為夷，這是一個良好的祝願和期盼。

筆者喜歡行山遠足，鯉魚門是一個最佳地點，沿途可以看到美麗的鯉魚門海口風景，藍天白雲，碧波蕩漾，山林翠綠，心曠神怡。從三家村那邊，望向筲箕灣的鯉魚門，可以隱約看到當年英軍留下來的砲台，很有地區特色。

草的大片片黃色蘆葦草，照相機向着西面，落日好像一個金蛋黃，前面就是維多利亞海峽兩岸的美景。在天後廟的門口，有一塊大石，據說由海盜所建，中間曾經架起了大炮，這已經是時代的歷史了。

鯉魚門石礦場有着悠久的歷史，100多年前，香港開埠的時候，需要大量小石頭建築房屋，這裏就是採集花崗石和小碎石頭的礦場。沒有鯉魚門石礦場，就沒有香港房產業的發展。許多人都說，香港是本地人勤勞勇敢不怕艱苦開拓出來的，這種精神就是獅子山精神。

上世紀開始，打石業式微，礦場相繼關閉，就剩下現在看到的石礦場了。前往鯉魚門，道路困難，切忌以布鞋皮鞋打扮出發，必須穿登山鞋，亦要做足防曬準備及帶備充足糧水。



林作

選美和美麗定義

女權運動近年盛行，在美國甚至到了一個矯枉過正的地步，造成社會上很大的矛盾。

一方面，男女不平等確實是多個世紀以來的問題。近年其實是勢頭最好的一段時期。很多臭名昭著的名人因為侵犯女性而落馬，這是好事，也是正義的彰顯。

可是慢慢地，整個運動就到了一個歇斯底里的地步，好像一切犯着女性的人或話題都是有罪的。慶幸，香港這個社會並不見得有這麼大這方面的問題。在這裏，評論女性、男女關係之間的話題，似乎依然是如常，甚至在一些角度來看，是蠻守舊的。

最近一個尖銳的話題，就是選美，無論你如何評價和定義美麗，究竟僅僅是內在美，還是僅僅外在美，還是兩者兼備才行，都成為了一個話題。

那麼選美的問題何在呢？批評者說這是物質化女性，將女性當作物品在比較優劣。但是顯然社會的關注度極大，而每年都很多女士希望通過競選可以成名。

部分人無論性別都支持這個活動。

那麼也就是說，對女士們品頭論足是沒問題的，因為這是社會共識。也是的，既然選手們都自願參加，很多時候甚至是在犧牲自己學業或事業參加，那麼又怎麼能不去讓她們做這件事呢？

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我相信不少人近年都對競選感到不大興趣——因為才人們未必選擇加入，而質素比較低的，可能成為了比例上更高的。另一方面，隨着網絡發展，網民們其實看慣了各地的美女，可能也會對比較一般的人感到無趣。

這都是比較問題，也是主觀問題。一個半個有這種看法，沒問題的，不會對該活動影響什麼，無論該人有多大影響力。

這這就要看選美背後的理念。在我看來，娛樂就是娛樂，最重要的是關注度、熱度以及大家的投入度。

在這方面只要做到，我認為選美就是成功的。



小蝶

《白蛇傳》、《白孃孃》和《白蛇傳·情》

有些朋友很有老人心家，有空時便到社區中心登台表演，唱歌給長者聽。上星期我看到其中一男一女的表演影片，歌名是《好姻緣》。我只認識一首《好姻緣》，但此曲不是熱門歌，也已經多年沒太多人唱，為何他們會唱呢？音樂奏起來，對，就是我認識的那首。

我細心再聽。啊！上星期是端午節，難怪他們唱起此曲來。《好姻緣》與端午節有何關係？因為此曲正是粵語音樂劇《白蛇傳》的主題曲。《白蛇傳》又與端午節有何關係？因為故事中的男主角許仙受法海和尚慫恿挑撥，在端陽日給妻子白素貞喝了雄黃酒，令她露出真身——白蛇精。

香港的音樂劇似乎對《白蛇傳》的故事情有獨鍾，《好姻緣》正是粵語音樂劇《白蛇傳》的主題曲。這個版本的《白蛇傳》於1982年在利舞臺上演，非常轟動，因為它是由已故歌星羅文獨自製作，並飾演許仙。

飾演，小青是米雪，法海是盧海鵬，自然吸引觀眾入場，當時連開11場。除了演員外，還有舞蹈和大樂隊現場演奏。

既是音樂劇，羅文和汪明荃自然獨唱和合唱多首歌曲，均是由鍾肇峰和趙文海作曲，黃霽填詞。羅文的唱功自然不容置疑，唱現場亦難不倒他。他還推出了一隻同名大碟，收錄該音樂劇的所有歌曲。據說羅文明知投資音樂劇不是一盤賺錢生意，仍願意自資製作《白蛇傳》，是因為他看了在1972年上演的《白孃孃》後非常喜歡。之後磨劍十年，為上演粵語版的《白蛇傳》做準備。

很多時候看潘迪華的訪問，總會稱呼她為白孃孃，原因是她就是飾演1972年版的女主角白孃孃，即白素貞。當年的陣容同樣吸引觀眾：許仙是台灣當紅歌星鮑立，小青是森森，法海是喬宏，作曲是顧嘉輝，填詞有黃霽、莊奴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填詞人。首演在九龍樂宮戲院上演，演了60場。兩年後在利舞臺演出，再演13場，風頭一時無兩。

《白孃孃》在香港的戲劇史佔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它以國語演出，卻是香港首創原創音

樂劇。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人還未習慣看舞台劇時，潘迪華已經一擲100萬元投資製作這齣原創音樂劇，可見她是帶領潮流的歌唱家。可惜據說此劇令她虧大本，到頭來只剩下一曲《愛你變成恨你》成為經典。

數年前，家人問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白蛇傳》的仙凡愛情故事是很適合用上特技來拍攝的音樂影片，為何沒有人將它拍成電影呢？原來在2019年上演的《白蛇傳·情》正是這種影片，並且是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它糅合粵劇、電影、特技等元素，無論你是想看電影、粵劇藝術或先進特技，都可以在此片中找到。我看過兩三段戲，如白素貞在《盜仙草》與仙鹿和仙鶴比武，白素貞與小青在《水漫金山》與法海在西湖水面鬥法，都用上大量創新的特技。尤其是看《水漫金山》時，我驚訝「好像《尚氣》啊！」飾演4名主角的都是內地粵劇名伶，女主角曾小敏更是國家一級粵劇演員和梅花獎得主，唱功表演自然是一流。

《白蛇傳·情》的誕生，再次告訴大家內地電影既有創意又有藝術性，而且極富視聽之娛，值得捧場。